



跨 越 时 空 的 传 说

——苏丹小金字塔探访

文 / 何彬

炽热的高温，不时的沙尘暴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随处可见的独具阿拉伯特色的清真寺，以及飘荡在空气中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和烤羊肉的香味，形成了对这个北非城市苏丹喀土穆的印象。然而最使我念念不忘的还是那群充满了迷惑与神秘、在金黄的沙海中默默矗立而饱经沧桑的小金字塔。据悉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认定这些小金字塔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它也是苏丹首个世界文化遗产。

在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，我和朋友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出发，启程前往小金字塔。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并不多，道路两边的建筑也是稀稀落落的，不少是用土坯和土砖盖的毛草房子，偶尔也会看见一些身穿白袍的当地人骑着骆驼悠闲的在赶路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后，前方出现一片片沙丘。阳光照在沙海表面映射出一种独有的金黄，金色的沙面被自然之笔勾勒出层层的纹路，这些大小不一排列并不整齐的小金字塔就在缓缓上升的沙丘上端，锥形的塔尖直指蓝蓝的天空，看起来很是壮观。

在出发之前我就查阅了相关的资料。据历史记载，大约在公元前 300 年，努比亚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从纳巴塔向东南迁移，在麦罗埃建成了他们最后一个首都和最大的城市。在城外的两条沙脊上，麦罗埃历代国王和王后们建造了 40 多座金字塔，作为自己的陵墓，每座金字塔前都建有祠堂。但到公元 4 世纪，随着诺巴人的入侵，麦罗埃从此衰亡，连它的踪迹也无从查考。直到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前这些小金字塔才被西方的考古学家重新发现，展现于世人面前。

金字塔英文的原意是锥形。人们将后来发现的锥形陵墓都称做了金字塔，比如美洲的玛雅人金字塔和苏丹马拉维王朝的金字塔。不过后来的金字塔，规模、大小都无法和埃及的金字塔，尤其是和埃及胡夫的金字塔相比。我们终于来到高处，发现与埃

及的金字塔相比，这些小金字塔显得低矮而陡峭，最高的也只有数十米，而且相互间的距离很近。由于这一地带找不到花岗岩，这些金字塔都用砂岩建造，而且内部都是用沙和碎石填充，而不是像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完全用石料砌成。

斗转星移，两千多年的岁月风霜已使小金字塔表面风化，部分倾塌。露出里面填充的碎石和沙土。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复，很多金字塔前面的享殿被当代的工匠们整旧如新，却味道全无。仔细看来，这些金字塔几乎都没有顶，即使看似有顶的塔，实际上顶也是平的。据说本来塔顶上都有钻石，盗窃者为了获得钻石才毁了塔顶。大部分塔前还保留着祠堂，但完整的很少，有的只剩下一圈墙基。这些祠堂的大小高低各异，但规格大致相同，都是仿埃及神庙的对称长方体建筑，中间是大门，两旁的墙上是大幅浮雕。穿过祠堂的中央，轻轻推开通往塔体虚掩着的门，走进去可以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小屋，四周的墙壁是土黄色已风化的沙岩石，刻满了各式人物浮雕壁画，漫长岁月累积的自然风化及其他各种因素的破坏，已使小金字塔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剥落、残损和倾塌，而更显沧桑。尽管难得见全貌，但有些依稀可以看出大致的轮廓，可辨认出所刻大多是墓主的形象。在一些祠堂的残基上还能看到用努比亚文字刻的铭文或题记。在公元前 200 年，麦罗埃人就已形成自己的文字。努比亚文字与古埃及文相似，明显受到埃及文的影响。虽然经过 50 多年的研究，但有关的专家还只能破解出 23 个字母符号的语音和名称，却难以破译其语法和词汇，因而还无法了解它们的内容。我猜想这些壁画也许是有关主人的生活画面，或是崇拜的神宗形象，它表达的应该是一种敬意和祈福吧。

在苏丹国家博物馆里，我曾看到了从这里发掘出来的石棺，巨大的石棺用整块岩石雕成，里外都雕刻着图案。石棺内还有一个木棺，仿人形而制，据说这与在埃及金字塔中发掘的棺木大小一样，虽然两处的金字塔大小相差很大，但用来安置墓主人的空间也就这么大了。

离开小金字塔时已经是夕阳西下，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总是无垠的沙海中错落相拥的一个个小金字塔。那是一种苍凉而壮观的美，那是一种残缺而独特的美，那是一种神秘而深邃的美……尽管苏丹政府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开始对这些金字塔群进行研究和保护，但炽烈的阳光、昼夜的大幅度温差、强风、流沙和飞沙几乎无时不威胁着这些两千年高龄的古物，人为的破坏也没有断绝，它们的前途实在令人担忧。但从这些小金字塔中分明能感受到苏丹的历史是那么稳定、恒久，源远流长，就像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罗河，和来自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，千徊万转，最终在喀土穆汇成一条尼罗河，奔腾不息地向地中海流去……■

